

1

CHL 5428/7212

PT 5429

1721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PR 29 1930

劉文烈公全集

0

附 收 監 方 會 錄

全 集
贊 于 碑 錄 琳
邊 文 琢 八

劉文烈公全集
覺于軒藏板

內三院于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奉

聖諭明本寇陷都城石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

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佩若禮部

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

并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即行傳知欽此

合行傳知

原任左中允劉理順刑部保送破城時即從容

衣冠同妻妾自縊終事府保送城被闖門柯盡

者十二人妻妾子女皆從死大理寺保送闖門

劉文烈公全集
覺于軒藏板

內三院于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恭奉

聖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

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着禮部
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
并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卽行傳知欽此
合行傳知

原任左中允劉理順刑部保送破城時卽從容
衣冠同妻妾自縊詹事府保送城破闔門同盡
者十二人妻妾子女皆從死大理寺保送闔門

死者十二人順天府保送自縊通政司保送闔門死節學士王崇簡保奏妻妾子女家人闔門死者十二人吏科魏裔介保奏死難

禮部

題爲欽奉

上傳事祠祭司案呈云奉

聖旨范景文等給謚賜祭依議行王承恩殉君可嘉難拘常例雖已立碑旌表賜地供祭還與他謚范景文等仍于各原籍炤例賜地春秋致祭

計開

殉難忠臣一員劉理順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原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謚文烈

勤學好問曰文

秉德尊業曰烈

祭田十日

每日計地柒畝共田柒拾畝

維

順治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高珩

諭祭故明左中允今謚文烈劉理順之靈曰仗節死義

臣子以致身為先闡微表幽國典以教忠為大爾

故明左中允劉理順品端圭璧業富縹緗奮跡衡

門宿志不求溫飽橫經丹地正學無愧科名望已

重於當時誼更貞於末造闔門殉難身家具見修

齊十載塵埋俎豆誰憐烟草爰採輿論用表孤忠

嗚呼騎箕化碧留節義於千秋崇祀易名昭榮施於
萬禩爾靈不寐尚克歆承

祭品

靈牌壹位 席棚叁座 猪壹口 羊壹隻 大
饅首貳拾個 托爐拾個 蒜花捌拾根 松子
肆觔 蓮肉伍觔 紅棗伍觔 栗子伍觔 棗
桃壹百捌拾個 寶粧壹座 真香壹炷 燭貳
對 焚白壹百張 酒叁鍾 湯貳碗 飯叁碗

順治十年十月二十日

劉文烈先生全集序

人生天地藐焉中處卽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
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
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凡有
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殞越及當大故臨
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
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
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
逾壯始及第嘗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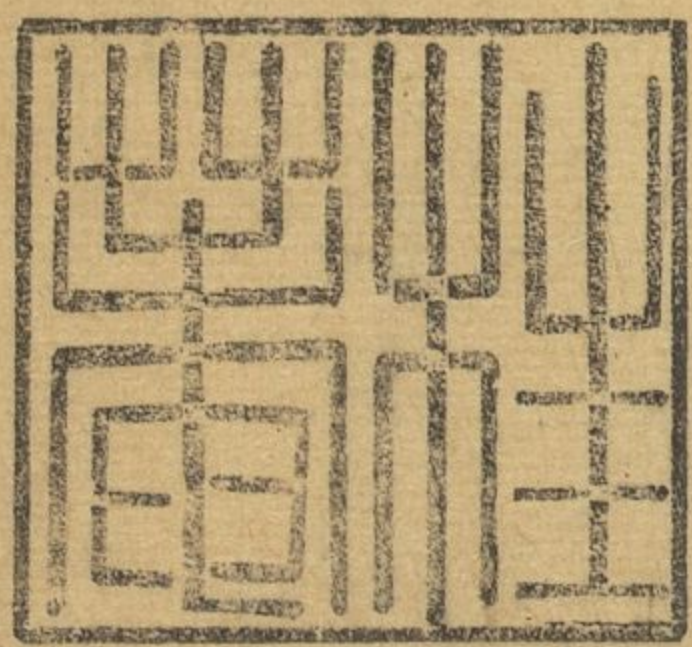
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其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闖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豎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于天地者無論卽矜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旣壞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申大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菖石始梓公遺集十二卷行世菖石過余蘇門問序余欽公之人固不

待讀其文今讀公之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
岐視也周程張朱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
逢比干之文至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
僞襲于一時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
精神不可假者嘗存今余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卽
先生之人而已矣庚子春分之次日容城孫竒逢拜
撰

劉文烈公全集序

或問於余曰言與人孰重余曰膾炙其言而吐棄其
人非言之至者也尸祝其人而糟粕其言詎得爲人
之至者乎惟我湛六先生蓋其人不朽其言與之俱
已余與先生同梓里同筆硯故知先生之人者莫若
余卽知先生之言者亦莫若余乃余之知先生則殊
有異乎人之知先生者先是辛未歲余早先生成進
士先生歸囑余簡闈中試牘余搜得駭然者久之見
先生首作錄真後通篇竄改不遺隻字噫強弩之末

而神力健旺乃能如是越三載而先生哀然冠多士矣甲申歲余出請室先生視余曰羞相見也無端誣蠚豈第不能効綿力卽欲置一公道語不可得余愕然噫是實人所諱言者先生侃侃道之不數日而先生從容殉賊難矣嗟乎先生之爲人如是故其爲言乃能如是惟先生之言能爲如是乃其爲人實無不如是今天下無不知尊先生之人而未必盡知先生之言令天下盡知膾炙先生之言當亦愈知尸祝先生之人矣先生殉國後詩文遂致散軼僅存若干卷長公孝廉講山會病未及舉遺命家孫菖石爲之葺石克繩先志於苦次中卽携而過余謀授剗厠余曰是不可不公之天下以示天下之因言徵人與因人攷言者故特爲表而著之此兩端用見先生之爲人爲言其特異於人者如此而此篇其緒餘也順治戊戌仲夏同里社第江禹緒頓首拜撰



劉文烈公全集序

憶甲戌臚傳之晨辨色入朝百官鵠俟時先康僖以西臺侍班印綬結花如蓋適寺人自內出云 上親自遴定鼎元爲中州人凡我中州咸作癡想及 臨軒首唱則文烈公也先康僖綬花亦五色雲現徵耳叶龜登夢洵非偶然舉朝手額爲得人慶公弱冠鄉薦卽以孝友稱文傳夢島學重靈蛇仁及溺蟻誠格豚魚屢困公車其業彌精窮居研討雖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實兼其苦而性命之旨洞了宗極經濟之術

傳通典要積絲成采散繭騰花哀然冠冕一時抑緒
餘耳及第後讀書中秘花磚日影寸陰是惜枕典席
墳誥詔皆所草定每著一藝輒上規姚姒遠過殷周
渾渾噩噩真所謂臺閣文章經筵講貫理晰牛毛矢
口訐謨多所規諫調護春禁德重二疏經天締地明
體達用談天下事如數家珍延接同儕元氣灑瀆去
飾存素人有一介之善便咨嗟稱歎爲之延譽誘進
不倦見余虛懷北面把臂抗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偶一日過余齋閱蒼頭辦簿仍有措大風則曰夫人

能約其躬則擔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
不足今而後知子之不敢肆欲也此吾輩大受用至
今佩之或共吟聯句復謬相許可肝膽彼此示癸未
夏余得請定省公送之潞河登我畫鷁曰此去何異
登仙洒淚而別嗚呼誰知此卽永訣之日也甲申四
海舟覆二儀雲傾孟諸焚燎芝蘭俱盡宣房河決玉
石同沉數已難挽卽有八師亦無能爲公仰天歎歎
首扳龍髯闔室投繯從容就義長安爭傳袍笏簪珥
具有生氣余在武林聞其節烈爲位陸宣公祠聚吾

黨之族而哭之樓船簫鼓爲之輟響率皆承曉淚下
嗚呼節烈感人不可磨滅也如是夫至今

清朝聖人采酌輿論祀之謚之足稱巨典象賢講山扶
覩歸窆後鷄骨不支亦復賣志以歿一家忠孝重規
沓矩元孫菖石搜其著作梓以行世竊思和氏之璧
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稱善文烈其人傳其文未
有不傳者渾渾噩噩之氣直與天地同流所謂臺閣
文章巋然別構豈句櫛字比雕蟲小技所敢望其涯
際也耶余讀其文如見其人思其烈如見其生蓋德

行文章死生忠義無非第一流卽傳之千萬禩仍作
第一流觀

順治戊戌夏月豹陵眷年弟梁羽明盥手書於愈愚

齋



序

余與文烈先生定交也在先帝壬午一近光輝見其
泰山巖巖凜然難犯退而心儀之知正人君子不示
人以可狎也因時相過從一言之玷一行之乖先生
必面教焉大約處已以謙待人以恕盡之又知君子
愛人以禮也既而余咏皇華僕馬駢駢載道先生遣
使遺詩箋爲贈芸窓展玩如坐春風乃識先生爲詩
自浣花深處來而諸體文詞未覩也迨癸未仲冬余
復命抵長安時干戈內外相訐之際每與先生晤言

輒忡忡然有憂色至誠前知信云越明年甲申三月
望旬秦寇薄居庸先帝慮危和移召群臣於便殿議
禦盜策先生與議出余就問於邸舍先生愀然曰今
日之議竟有及雙縣日月炤乾坤者兩人相對泣數
行下蓋指南遷之議也伊時秦寇躡河陽掠山左所
至瓦解如舉國播遷何異驅羊豕於虎狼穴中是以
君王爲孤注耳議及南遷計誠左矣僅三日而內豎
陷城宮女潰走先生乃書銘於帶有成仁取義無愧
文信等語遂閤門自經

清順治九年壬辰

皇帝恤殉難明臣先生謚文烈賜祭田享祀春秋忠臣

洵可爲也已亥余休沐居里先生孫苜石持先生全

集以示凡十二卷余正襟危坐而讀之其疏顛宣公

其文比退之其爲詩則遠追少陵近擬空同而經筵

諸義真所謂諫官不能言而講官言之者其諸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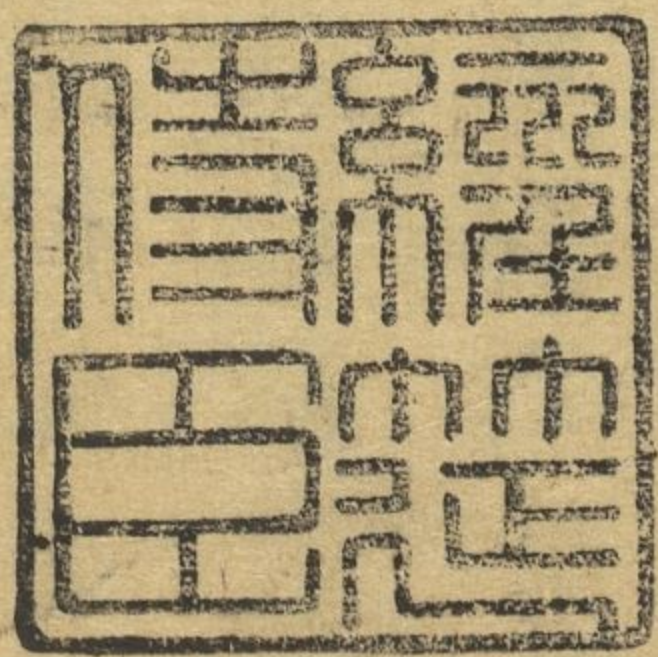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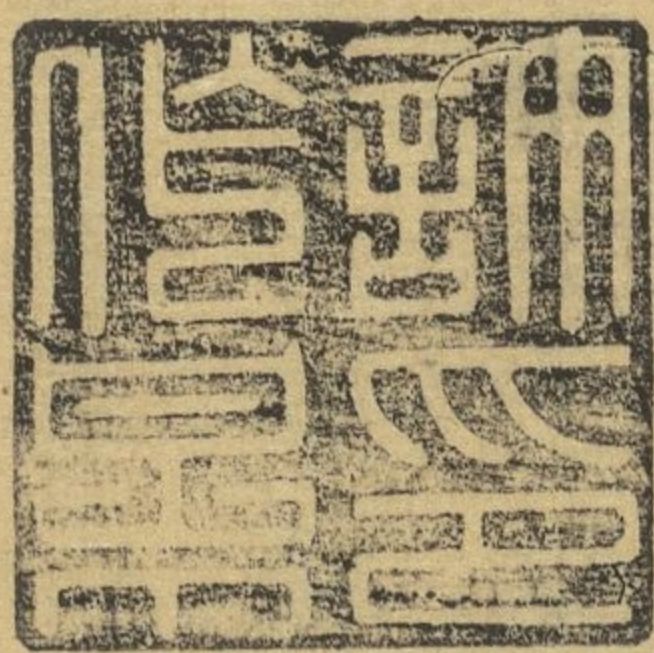
率皆旨尙忠質詞取簡樸不以繁縟爲工耳於戲先

生往矣文章果足以盡生平戈人以文重文尤以人

重也嘗閱先生爲坦公先生改垣封事序以摘發武

陵謂舉朝翕然稱快其品可概見焉而集中未載豈編輯尚有軼文與

順治庚子清明日古新樂城後學許作梅題於詠閒堂



序

宋信國公年二十對策集英殿理宗擢爲第一國破殉難爲宋三百年一人越四百年而吾雍丘劉文烈先生年五十對策懷宗擢爲第一國破殉難爲明三百年一人若合符焉余生也晚不及步趨先生庚午宋司理萬公吉人文章氣節三吳所推而先生之子講山公嚮慕之過宋執弟子禮余因與徐子霖蒼吳子讓伯延仲遂定交焉風雨_弟宋者數夕其後升沉治亂應劉彫謝先生冢孫曰始首博學能詩嚮徃正

人有祖父之風丁酉秋余過雍丘出先生集相示余受而讀之清空樸素大約與宋信國公詩文相埒夫先生之凜凜大節刑于妻妾立德之儒也而著作炳炳更兼立言不朽之中有二焉惜懷宗未大拜之不竟所施未獲立功也憶余庚辰至秣陵遇黃公五湖言已卯先生典閩闡黃公同夏公葵仲與焉先生手挽夏公曰一闡高下皆汝定之吾但仰其成也余嘆其好善優優有古相臣之風而其孫始菑曰先生在閩闡竭日夜之力採衆論而折衷之嗚呼由黃公之言則先生之長在用人由始菑之言則先生之長在獨斷二者皆可以相矣先生之第一人也以甲戌癸酉冬汴之明遠樓見有奎宿立其上高可數丈金光陸離一郡瞻拜是上應天象也蘇子之論韓昌黎曰開天地之運叅盛衰之權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爲非先生之謂乎已亥仲秋雪園後學賈開宗頓首題

序

歲已卯雍丘劉先生湛六豫章吳先生和受同典閩
試冰蘖勵操尺度程文一時得人海內有藻鑑之譽
癸未二先生復同分較禮闈得人尤盛甲申之變二
先生慷慨殉節又不謀而合噫異矣余小子先登忝
出二先生之門時跼伏菰蘆中賦詩志慟中有成仁
取義之言旣而傳劉先生所遺銘語余詩適符豈有
神告耶乙未冬余給假還菴更道過雍丘謁劉先生
松楸間因就長公講山所得觀銘語真蹟端嚴適上

誠如所傳語次環視堂廡謂講山曰此殊湫隘不容
祀壇講山悲云曩家公登第後未嘗還里以試闈行
抵鄉初至門見瓦檐鱗鱗稍易舊觀停驂不肯入呼
予切責之以爲大壞素風也余請戚屬助爲陳愬久
之乃解卽此堂也而公猶少之乎余時愧汗彌日也
抵里與同籍王子麒生述此二事王子曰淳備哉先
生文行具是矣文山忠烈考其初豪少年耳不及先
生超群絕倫也余乃言曰憶在杞時杞人謀集先生
所著作詩歌古文付諸剗刷以教後學謂余以珥筆
之業令數言道其所以子謂何如王子則云奚爾爲
哉韓文有神雲波惟命而筆劄旣多橫遭口語劉生
譏其諛墓裴相謂之狂奔文章流播適爲累耳必欲
嘉惠來者則擇其卓者如奪情之疏禦寇之議或東
宮日錄與此絕命之銘數條可矣先生之教行于榭
內元配側室節烈同時使盡如道韞能談朝雲解事
未必從容永訖如斯也且先生有道者也遊戲翰墨
恐非所經余曰不然文托于道或不相觀而道托於
文如相語也君家右軍其人其文蕭然高寄救時之

論如身創深徒以臨池掩其至行休徵孝子家聲籍甚仕宦無可存者無所見其誦述也由二子以觀道隱于技與德掩其言其累正等先生世爲忠孝之學身爲忠孝之人文者濬于心而形于手心手非身哉親暱可以身教踈遠必以文傳其來舊矣風塵辯色零丁浩歌聲情爛焉豈在游戲乎余之持論如此王子時亦避之距今又四年所始獲觀全集端厚奧衍如覲其人後有作者得是集讀之慕思宗之有若先生之人第一文第一羞其行而昌其邦將終賴之科名第一何足云云但先生之銘則猶曰旣占科名不肯苟全而已釋其意有若侍從之臣策格不行社稷無功以爲懊恨者此尤可念也今先生遠矣講山亦爾僊化歷歲幾何遽悲兩世然講山長公妙齡颺發所爲古今文浩汗高流又復旣道江河餘溢猶萬頃湖先生淵源可謂藏於不涸耳會豫中方伯猶龍楊公慕先生義刻先生集行世徵言於余蓋以余素出先生門稔知先生者余小子安敢當游夏獨自己卯來坐拂春風歷交講山橋梓三世所得其梗槩緒論

劉文烈公全集
有爲諸薦紳先生所未盡聞者不揣固陋附綴數語
副名山焉若和受吳先生其行其文余別有誌銘載
之俱愧不能表章萬一他日有合傳二先生全集以
垂不朽者其在王子虜肯

順治十五年戊戌端午日門弟子內翰林秘書院檢
討葉先登百拜敬書

劉文烈公本傳

廣平後學申涵光撰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復禮號湛六舉崇禎
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元者李公焜

烈皇帝厭文事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爲天下模楷閱
公卷稱旨親洒翰墨爲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
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爲徐
言劉公生平學行狀實無其禹則又人人嗟異謂帝
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者

碩蓋公已十上春官爲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焉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鞞戶誦讀於性理宋儒語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卽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常斥言於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奪其講席予展書卒亦不動也庚午以後寇日熾疆臣縮胸廟謀無勝筭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石畫及汴圍垂陷公大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尚以門庭玩視耶建議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真澤潞故事賊庶可殲爲䟽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乘輿叅帷幄者率晏安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閒曹蹕躡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

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捐俸緩及盤卮簪鉅輸犒
城卒諸僚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
尚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爲藏柩
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暨妾李氏請先死公笑許
之俟其瞑目呼具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遂
大書三緡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
吾何不然旣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裡無愧前賢
書畢遂投繯死年六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詞林傳
姓者謁公問計安出公曰旣及吾門此事當自辦傳
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傳後爲人言吾時亂甚無所
措師從容談笑如平日也群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
泣而去不敢入事聞金陵卹如例

順治九年

朝

廷舉封墓典遣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謚文烈賜田
七十畝春秋致祭劉氏其先涪川人徙杞花園舖四
世傳汝忠官典膳典膳公生五子季承緒承緒生溶
庵公清源始業儒治麟經有聲用公貴贈文林郎翰
林院修撰娶袁氏生大順行順繼娶邊氏再繼又邊

氏晚娶單氏乃生公公彌月而溶庵公歿母氏督之
嚴公奉教唯謹以孝稱事仲兄如嚴父常捐產代償
兄逋弱冠舉賢書家固貧然未常以竿牘通長吏在
朝十載宅不改飾畝不增畔茅屋蕭然如故也巳卯
典闈試癸未分較禮闈俱稱得人嫡配馬安人生子
聖箴字講山庚午舉人難後自毀不仕次庠生聖籙
先公死京師萬安人生子聖符公死後未幾殤於涿
其後子孫益盛皆能不愧家聲而冢孫始莒望尤著
云

申子曰光嘗謁公於京邸修眉豐髯進退襜如望而
知爲長者聞初及第時汴及杞中多異徵大賢之出
固不偶哉公以文信公自期論者謂狀元死節公實
無愧文信公常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興師圖恢復
公始終珥筆爲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
國非其志也其後余公煌劉公同升皆以狀元死國
事倘亦聞公之風而興者與

劉文烈公世系

鉅鹿楊思聖撰

劉文烈公之先涓川人也永樂中徙杞邑西花園舖
贅於白氏因家焉譜失其名或曰榮或曰邦彥云生
子義義生鑑鑑生汝忠

汝忠字良節始業儒會同邑孫襄敏公有姪女生而
端嚴公愛之乃撫為已女既長擇婿人或言汝忠公
曰吾聞劉氏三世醇慤過人其將有大焉者乎遂妻
之生五子長承業次承緒卽文烈 祖次承勳承家

承澤皆子姓蕃衍迄今力田學古列黌序者不絕而承緒獨以文烈公著汝忠淹雅弘通卒未得遇以周藩典膳卒於家承緒亦未遇因輸粟爲義官生子清源正源

清源字溶庵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文烈公父也治春秋早餼於庠試輒冠軍入與鄉闈卒不遇會歲薦且及乃笑曰丈夫生不逢時奚事以明經老牖下遂不就以教授生徒爲樂識李侍御用中於寒微誠徐兵諫自得以歸養其大畧也嫡配袁氏贈安人繼配邊

氏再繼又邊氏以病弗克家於是聘單安人文烈公生母也清源六十一年卒文烈公生彌月矣

文烈公者名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溶庵公季子也初袁安人生子大順行順而歿後單安人生向順及公公旣彌月而孤其長兄拓落不事生人產仲兄與族人訟積年盡鬻產償貸至是而文烈公益貧窘單安人率子孫媳紡績自給艱辛萬狀然每見長吏導騎吹蓋則不食公見母不怡輒泣請母曰彼亦人子也汝家積學未遭而小子無刺骨之行未亡人奚恃乎

於是而文烈公學益力仲兄雖窶困亦善承單安人意課公不怠公之卒以有成者母與兄之力也公十四而庠於邑十七而娶二十五年丙午薦賢書鹿鳴歸奠贈君前單安人始色喜蓋自公襁褓以來未嘗見其開霽焉次年上春官不第後屢躋困值侄庠生自立歿其妻許烈婦殉之次侄庠生自省三侄自修皆天自修妻曹氏因其父奪志自毀而死三人皆行順子公痛念仲兄之嗣以大順次子聖筮嗣之今四子皆諸生適公配馬安人又病卒喪葬相仍公益不

支遂偃息病榻間呻吟誦讀幾十載單安人年益長公百計調攝年七十六而終時公年四十四矣越九載甲戌而公魁多士當是時國事孔亟秦寇大起掠豫楚焚鳳陵蹂躪江黃間公憂時感事多所建白悉爲當事者沉摑蓋公自立清慎不希宰相意旨以故旣忤武昌又觸韓城見啣於宜興卽烏程者公雖出其門而意見亦常枘鑿焉但以先皇帝特簡宸眷優渥皆陽敬禮之先皇帝常引對見公憂深慮遠意甚重公數欲大拜而爲當事者所阻止歷官修撰

經筵東宮講官領起居注六曹章奏誥勅撰文及纂
修二程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癸未冬始授左春坊左
中允明年三月十九日而寇陷神京 帝后殉社稷
公乃冠帶自贛與繼配萬安人妾李氏投繯死兩河
聞之爲罷市哭焉公立朝十年家無儲財而先後家
人死王事者與公計十一人一典閩試一分禮闈二
與特授七閱貢牘皆稱得人後公以義歿者纍纍元
配馬安人生子聖箴聖錄繼萬安人生子聖符聖錄
聖符皆從公先後死京師

聖箴字講山少聰敏過人庚午薦賢書辛未偕文烈
公試南宮不利甲戌文烈公廷對第一聖箴還後癸
未文烈公分禮闈聖箴引嫌及河則闢寇已入關陝
聖箴遂走揚州聞變爲主而哭揚人恠之比數日而
施燻至言文烈公死狀甚悉會揚民噪殺鄭元勳聖
箴適客其侄爲虹家鋒且及一人曰此河南忠臣狀
元劉家也乃免走江西依曾亨應所家人四十餘人
悉付嫡子始葛獨與一婿二僕陳情金陵時福藩立
而荒淫奸相桀驁諸死事家或恤或否以賄賂爲輕

重聖箴曰吾父闔門報國千秋公論自在何異此爲

竟去走浙浙人聞聖箴來相與遮道留之恐後如見

文烈門生故吏輩諸凡餽遺一無所受比還汝則

王

師已南下於是携家至豐城同造里會有寇聖箴及

妻孥人流離艱難且恐相失乃依箕城吳中奇而

還丁亥迎文烈公柩歸癸巳冬爲營葬於邑西祖塋

之傍文烈公在殯聖箴立風雪中數日得疾歷丁酉

而卒卒之前十日力疾通行諸故人家飲酒人或勸

之就醫輒笑不應獨謂子莒曰我年已五十不爲天

折但汝祖遺文未刻墳未封樹汝叔嬭觀寄燕雲未

款於懷耳若禱祠一事則聽之長吏與縉紳先生小

子無得妄與焉勉哉小子勿忘汝祖父器汝之意言

訖卒年五十一子四人長始莒次始蒲繼庠生聖籙

嗣次始菡俱列弟子員次始菑尚幼孫四人忠嗣忠

昆忠夏忠錡始蒲子忠裔

太史氏曰讀書懷古之士凡所景行輒如見其人焉

雖千百世罔間也矧車服未湮箕裘克肖者乎余不

及見文烈公然慕其行義每嚮往不置比轄豫駐杞

則公珂里也而長君孝廉念父自毀遂已早世忠臣
孝子出於一門余益深歎惋乃急進公元孫與之游
見其卓犖英邁動止維則雖年未強立而意念深矣
因得悉文烈公及孝廉君行事讀其遺文又知其累
世醇篤節烈相承積厚流光匪伊朝夕噫何天之篤
于劉氏耶抑劉氏之自爲篤者耶於是爲之譜其世
系使天下知文烈之令毋友兄開其先孝子慈孫繩
其後生也不偶無愧一堂其視世之稱閎閱咏蟬聯
者蓋不啻霄壤也然則公之風百世而立頑懦者寧

兩河也哉

凡例

一文烈公一代大儒所言非經國之鴻謨卽人倫之準則當與六經並傳非若文人才士之翰墨可加芟裁且片言隻字皆經手訂數次寡陋後學寧敢妄有取舍故所存詩文盡載以公千秋一公生平著述最富原稿紀以甲子今逸亡者半矣不便編年謹照文體彙輯以對君者居前詩次之餘文又次之而其中則仍各以類次

一公同時掌誥勅者四人每遇贈封百軸屬公撰

者常什七公以代天之言不敢儕列私集另爲
一帙竟致散失遂令茲集如無首之群龍惜夫
一公殉難時家事無主僕人王輅獨能護取公之
文集固義僕也然亦天不忍斯文之磨滅而假
手於此僕矣但出於僣倥之際又經沅離之餘
其中不無一二殘缺茲不敢臆爲增益唯於篇
內脫畧處仍闕幾字以附古人存疑之義

錦襄後學吳淇謹識

劉文烈公全集總目

卷之一

策一首

冊文一首

表五首

疏四首

經筵講義五首

卷之二

館課十一首

卷之三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七言古詩三十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二百六十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一百六十九首

卷之六

七言律詩九十一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排律三首

五言絕句十二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卷之七

序十三首

卷之八

序二十一首

卷之九

書二十九首

卷之十

議四首

記三首

說一首

傳一首

贊四首

啓五首

引一首

題三首

跋一首

卷十一

行狀一首

墓誌銘六首

卷十二

墓碑五首

祭文四首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一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菡 忠齋
始菡 忠昆
始蒲 忠嗣
始菑 忠鏞
編

策

甲戌廷試策

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
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
心効于君而後政修事舉成一人垂拱之休何謂實

事因職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問崇卑局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迥若蒼素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智者無不竭之才勇者無不殫之力忠貞篤于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誼盖有實心方能措實事而課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盖以爲易而狃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國家承熙洽之後情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盖不以爲難而諉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已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在今矣欽惟皇帝陛下剛健中正之威備聰明睿知以有臨念念敬天出王游衍罔怠事事率祖上下陟降惟勤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日就月將非徒窮二酉之秘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揆遠溯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揅之有要
允矣太平天子卓哉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
王矣乃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于廷悉以咨之
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二祖因才器使之方
以及九邊之若何靖安群寇之若何撲滅兵餉之若
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屯鹽之欲復其舊漕馬之
必循其原而歸于破格用人以臻康乂大哉王言真
所謂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也草茅之士鬱積久矣敢
不傾瀝對揚攄其葵藿以副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

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天下擾人材之
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治用違
其才則無不擾堯舜之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矢訓惓惓于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
天下之要樞固不出于明明揚陋之外矣太祖高皇
帝肇造區夏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訪求賢才
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
否因材授職都察院考察覈實六部勿輕調籓臬選
賢能守牧須久任何其用之殷責之專而慮之遠也

創業垂統綏奠斯民與勲華無異軌矣列聖丕承奕葉重熙蓋二祖以堯舜之心爲心故都俞賡於堂簾列聖又以二祖之心爲心故拊髀興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偶然之故也我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謂宜麟遊于郊鳳翔于邑偕斯民于協和風動之域乃數年 窺伺于東 挾要于西

盜寇之蔓延無已氓庶之微調未息金甌全盛之天下而有捉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煩聖慮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爲國家戡定之績

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爲首

原策落此字
係御筆親添 磨

勵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躐速化者擯而德行出土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 羈縻無術遂致披猖一壞于四路

之輕入而開鐵陌再壞于經撫之易局而遼瀋危三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 我爲可乘

耳誠以守爲戰反客爲主夜郎之疆不及漢大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蹂躪一窮于倚山之爲固而窟未易清再窮于各省之

觀望而權不歸一三窮于移徙之無常而突不可禦
非寇不可除我無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進無退
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
可撤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而兵終無一定之
數則老弱之不汰可乎訓練則鵝鸛成行鼓舞則風
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撤可矣餉誠不可減矣今
日請額例明日請壓欠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
之不核可乎守則四知之常嚴侵則一錢之罔貸請
以核之說易其可矣阡陌未常不墾也鹹鹺未常
不煮也自抽屯補伍而耕種無人自貴戚乞討而耕
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而開中之法壞自鹽壅
于公復壅于私而度支之用窘則修屯政以復鹽法
者不可以條議爲塞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也驗烙
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漂滯可虞自包攬公
行而弁蠹莫問自食之不必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
減自策之不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罔閑則通漕糧
而修馬政者不可以奉行爲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
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劉陳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

可蠲果郭李之在邊何參餌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
龔虞之治郡何竊發者不可成綏定之功故天下不
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用之
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
之國士終受抑于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
豪傑特出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青爲大德之掩
寸朽有合抱之棄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于焚舟
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是也鉛刀一割之用其可不
珍惜歟常誦高皇帝諭群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
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又曰凡事勤則治怠則廢
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蓋所謂用人而又以
課人用者抒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者作其實亮篤
棊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絜領合群策群力
而又安一世是在皇上之一獎率間耳臣草茅新進
干瀆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冊文

孝純皇太后加尊謚冊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

月朔

日孝子嗣

皇帝臣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大坤垂裕弘嘉祉于升
恒寶籙薦馨昭徽音于赫濯以賡思齊之頌用伸罔
極之尊恭惟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皇后率
履穆謙含章淑慎夙儀呈瑞贊皇考以熙雍麟趾肇
禎誕眇躬而承繼方瞻積慶再佑元儲體正三加備
威儀于宏遠勤學日就勵志氣于高明夫累朝昌熾

之休存乎大本若奕葉穆皇之盛賴有貽謀際茲昭
融允歸博厚普天率土均仰璇源之昌琢玉函金敢
忘文母之右博咨群議丕煥葵章應地無疆懿樂于
今爲烈配天維顯對揚千古有光謹率文武群臣恭
奉冊寶加上謚號曰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毗天鍾聖
皇太后伏興鑒予崇報惠以居歆陰膺光亨祥發有
娥之百世明徵定保祐敦太妣之萬年臣稽首頓首
謹言

表

增崇聖母尊謚禮成賀表

伏以嘉禮濟開萬國景日升之運徽稱肇舉千秋協
地察之經啓佑弘于無疆尊親極于有赫光生俎豆
成賚松楸恭惟皇帝陛下德懋惇庸道隆昭格典嘗
遡堯舜可法可傳規制垂武周以饗以祀誕祥鍾聖
篤生時慕于丹陵式穀貽謀追孝特殷于渭涘乃允
春曹之議爲增坤德之尊大冊高文上合三朝鴻憲
玉書金簡丕新一代葵章告于几筵姬姬雅太妣之

美聲諸 夏叶商頌有娥之將博厚於昭顯揚斯備
臣等幸逢盛世忝竊政機抑抑威儀方慶波澄少海
皇皇寶號旋睹德報昊天喜大猷定于聖人頌王孚
賡于今日伏願孝先錫類恩用推心事親知人萃肅
雖而薦信仁民愛物偕康阜以承休昭明有融文母
之純嘏永介保定孔固湯孫之景命彌昌臣等無任

云

云

皇太子加冠賀表

伏以聖主當陽茂衍重熙之緒春宮正體光隆敬始
之儀惟大本在于元良乃成人尊其瞻視慶流社稷
喜溢謳歌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兼資文武盡淪
盡制穆紫極以凝祥止孝止慈孚玄穹而申祐遯祖
宗付託之重弘冢胤續承之圖講幃將開冠典先舉
乘英齡之初紀龍躍淵澄諏吉月之令辰風融氣泰
青絢赤羽煌煌采絢日星皮弁玉旒肅肅象法天地
禮儀甫備勅戒特宣教爲子教爲君包含周策全經

期可尊期可久印合虞庭精義當年早建琪球久効
于懽呼此日三加弗祿彌徵于昌熾臣等叨居密勿
預睹嘉禎謨烈丕承偕簪紳而忭手勲華協戴望闈
闈以攄悰伏願作範以身貽謀惟遠問安視膳要歸
于定命和衷說禮敦詩務底于月將日就垂裳撫盛
治萬方詠保定之天端冕裕後昆億載綿升恒之曆
臣等無任 云云

丁丑科進士謝恩表

伏以運際昌辰闢訪欣逢盛典光觀聖世明揚游被
隆恩恭交協以彙征晉錫蕃於三接望天伊始向日
孔殷恭惟皇帝陛下極建中和道兼述作柔遠能邇
仁聲洋溢八埏嘉善旌賢文德覃敷四海思得人而
求治特清問以臨軒考兵食之良圖爰稽實訓集芻
蕘之末議用代前籌何意管窺輒叨天鑒定品題於
黼座燁然御筆之新隆燕賚於尚方蔚矣承筐之燦
臣等學慚弘博遇荷甄收業通籍以升廷漸服官而

受采追惟樂育致身久志於平居言念寵榮報禮彌
深於夙夜翼爲明聽務求不負科名南北東西共圖
有裨康阜伏願光明下濟壽考作人治本尊親教常
敦於詩書禮樂量包履載澤益沛於方正賢良以一
德洽堂簾賡稽首颺言之盛合群才康弗祿邁卜年
有道之長臣等無任

云

云

庚辰科進士謝恩表

伏以運洽泰交拔俊欣逢盛典誼勤晉接觀光喜被
隆恩豈弟作而嘗新延攬久而愈篤輝騰韋布榮溢
綵綸恭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親賢樂善
小大成荷寵優發政施仁遠邇均沾高厚當此政立
教明之日猶屢久安長治之籌載闢虞門爰羅周士
弧矢繼以敷奏德音惠以確陳玉輅儼臨作草野對
揚之氣臚傳特展遍章縱披瀝之忠詎意管窺輒邀
天鑒灑品題於宸翰依然書採嘉言蕃錫予於尚方

宛爾詩歌湛露若轉對而馮翼孝德之亟引更異眷
而笙簧鼓鐘之難宣臣等砥礪有年溫飽罔志漸服
宮而受采各緣分以致身克廣德心効吉人之藹藹
匪懈夙夜副天語之諄諄伏願化溥漸磨用章行聽
綏猷建極總百工而勅時幾久任課成遡三考而弘
展措群才踰濟文明並雲漢以於昭遐福熾昌保定
偕岡陵以永固臣等無任 云

云

武進士謝恩表

伏以廟算宏深整旅寄安攘之畧天恩浩蕩拔茅廣
桓赳之升熊羆景運重開干羽休風再暢歡騰鳴劍
志奮請纓恭惟皇帝陛下副健性成智勇天授戎兵
克詰規萬世以為治安我武維揚式九圍而萃玉帛
猶厘安疆之慮旁求禦侮之能三令五申凡長劔毛
錐之流勿分軒輊知人善任必燕領虎頭之輩乃共
功名歷試以覈其真連茹而示之勸榮方膺于獲雋
典復闢于臨軒臚唱三傳天顏咫尺絲綸璀璨光生

介冑之春燕貺豐隆喜溢貔貅之色我皇上宵衣旰食久欲搜頗牧以壯聲靈若臣等執銳披堅敢不殫韜鈴而圖報效莫酬高厚惟有捐糜耻壁壘之在郊秣馬礪兵維天子命

酌國

士知伏願上戰攻心先聲奪氣綢繆牖戶王猶固而王旅斯張肅將天威四方平而四國自洽銘鐘鼎於橐弓戢矢咸懷我后之明明時蒐苗以講事選徒永振中興之赫赫臣等無任

云云

疏

遵旨條奏疏

奏為遵旨條奏事慨自畿南為日已久濟南再

陷運道堪憂目今時勢亦云棘矣恭誦明旨愧乏嘉謀謹以膚見列為六款仰候聖裁一曰作士氣人情偷安漸成痼疾雖經申飭弛玩尚多伏乞時賜清問動以忠義凡有小才小善悉加甄收以鼓其憂國忘家之志則投袂而起者將蒸蒸矣一曰矜民窮殘破諸邑孑遺可憫特詔寬恤問疾吊傷命所在有司設

方賑濟併其額賦與之蠲免則民荷更生百堵可以漸作矣一曰簡良吏拊循百姓全在有司州縣調補雖各有人倉卒陞授未必人人召杜速催赴任之後勅撫按再加甄別不堪者速題更補無再誤地方也一曰會師期分掠力勢正單援師既集可以一戰如尚盤踞則悉衆以攻之如已退走則合力以躡之量其經行之處間道抄伏邀其輜重必大獲之不然是終違明旨而聽其飽出也國憲能貸之乎一曰信刑賞自以來守土之官有棄信先逃者有

拒守全城者功罪旣分勸懲宜亟乞勅撫按確查速奏逃者毋聽其狡飾之口守者立酬以越等之陞懼而且奮人皆固守雖暴肯以敝其力乎一曰招脅從所勾引多內地人迫于虎狼非甘心爲之用者大張榜諭許其來歸能縛自贖併與賞叙之性必生疑猜敢久頓于內地乎以上六款極知庸腐無當天聽顧經國之計孰能舍根本而別爲收拾制勝之機孰能舍行間而別爲策厲謹畧陳其固陋如此臣曷任激切惶悚之至

敬摠末議疏

奏爲恭讀聖諭各懷感憤敬摠末議以裨修省事臣
聞盜賊之禍自古有之時雖竊發旋就撲除未有久
稽天誅上厯聖諭如今日者昔應天詔書跋扈革心
澶淵御蓋 奪氣茲王言諄摯淬礪身先計必作
怒蛙之勇奮而來鴟鶚之好音者臣日侍輦轂罔裨
幹濟君憂臣勞大義謂何謬陳管窺用代投袂聖諭
云倚任非人亂本已灼鑒前之失圖今之是發縱指
示者調度之合宜與否執銳披堅者進勦之如期與

否聖明裁鑒無俟瑣贅臣所感憤者皇上之明無不
晰愛無不周而中外之所以事皇上者誠多未積才
多未盡東西南北之不化富貴身名之是圖缺出而
或營或避揔不從國家起見議發而倏是倏非幾曾
爲百姓解懸夫事堯舜之主值饑溺之秋當同心共
濟隨事盡力曷得以寵榮利祿之念雜其中而滋之
情窳致機槍之莫掃乎願諸臣之洗濯其心以共爲
廓清地也糾桓日增益矣非殺良以冒功則侈零以
自炫芻粟日接濟矣不曰有司之閉關則曰村聚之
罷市夫縱無盡寇之能且無爲民之毒果有衛民之
兵何無犒兵之民自有事以來率以此爲脫卸而莫
之變懲覈不嚴玩侮日甚雖竭閭閻之脂膏輦內府
之金緡恐感恩而不畏威終無益于勝負之數也謂
且專設台員以監之廉得其實立法以徇可也夫調
邊兵遣宿將謂習行伍耳將屢戍于兵而民苦兵甚
于苦寇兵將之不足倚任亦可知也曷若擇守令之
賢者而蒞以鄉勇團練委之無事則各自保守有警
則互爲應援室家井墓之念激發其捐軀赴義之心

其整禦必有可觀第不可不爲之餉也耗百餘萬于無用而不問者豈靳數十萬于有用乎不可不以其任也有優先以酬其後者曷妨借寇以竟其績乎蓋揣時度勢而欲轉敗爲勝者終無如此法之便也亂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亂匪弭自天亦職競由人故臣首以一心一德之說進而繼以明罰繼以教民而久任蓋誠見皇上避殿減膳寇平方止宵旰何其切而僅僅素衣角帶遂足以內順外威而仰荅焦勞竊不敢自信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因言剖明疏

奏爲微臣朴拙自守浮稱忽及可駭謹因言剖明仰祈聖鑒事臣一介監儒斤斤砥礪於萬曆三十四年中河南鄉試以崇禎七年會試中式感蒙聖恩廷試賜臣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臣在館讀書黽勉本業未嘗妄見一人妄接一言忽有山東兗州府曹州監生劉觀光奏爲欣逢聖主破格用人直陳要務以佐邳隆事奉聖旨本內條款俱屬勦襲套陳該部知道欽此臣從邸抄得讀其全疏內化成心一款臚

及臣名無故以端品相推不知觀光何所見聞驀然
濫及且皇上立賢無方無分南北輒逞臆摩揣謬謂
以北卷首拔尤屬不經臣不勝駭愕不勝惶恐就中
指數多人原不尚爲臣發然臣引分循省實所不安
夫過情之聲君子所恥好言自口詩人興刺若草野
之中播弄唇吻爭飾虛譽濫觴未已臣竊畏之臣生
平立身自有本末不意此月旦之妄加也幸蒙皇上
洞察斥爲勦襲套陳仰見日月照臨之下人品議論
一一分明無容浮稱淆亂仍祈勅該衙門凡建言諸
人不得妄意臧否人物以熒聖聽庶不虞之譽無所
乘而無稽之言將自屏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再捐微貲疏

奏爲憂國有心

無術再捐微貲以効急公之萬

一事慨自

追擊就延軍費浩繁

致厯宵旰清問俯垂條奏諸臣各攄一得求其民不
重困急濟目前者無如捐助一事各衙門先後各再
搜輸臣等忝竊詞畧外列侍從旣無能援枹荷戈息
甘泉之烽火又無能畫策護解通江淮之舟航蒙恩
深厚緩急莫禪心實媿之夫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髮
膚非所敢愛錙銖復何能私除前隨臣衙門掌院後

合進戰馬微俸外今臣兩資十人各再搜資斧湊銀
伍百兩上贖宸聰極知涓埃無濟高深乃中心鬱
淳忘其瑣屑伏乞勅部查收俾誦詩讀書之儒得少盡
主憂臣勞之義將竹頭木屑之細亦可附毀家紓難
之忠矣臣等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經筵講義

上論一章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千乘是大國古者以田賦出兵故國以乘
計不曰治而曰道者是從主宰上說有主宰方有
運用故言運用必遡主宰道之爲言純是主心德
意而非徒以紀綱法度爲事也敬是一段兢業的
念頭信是一段真確的念頭節是一段裁抑的念
頭愛是一段保護的念頭以時是一段寬恤的念

頭皆道也夫子說治這千乘的大國其道有五
一曰敬事國大則事禁外而軍國機務內而宮庭居
起何者非事少有玩忽成敗利鈍所關不小須是
要敬敬是古帝王先執心法自臨御以及燕閒無
一刻可離的君子之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此
道也以此制事則事之前不敢忘綢繆事之後不
敢輟懲必其難其慎之心與一日二日之幾相御
以行必如是卒起之事乃可以不驚沓至之事乃
可以曲當也然敬事矣布令宣猷之際或以慎重

而多所擬議以至朝令而夕改則廟堂之粉飾漸
生群心之窺伺以起豈王者渙汗之道須是以此
真真實實者信心以信令信於百官信於萬姓苟
不可行無敢頒布已令於國斷無變更如著蔡然
如時序然與天下後世共遵守之蓋信者人主之
大寶故又曰而信何以足國曰用天下物力止有
此數用之於不當用國且匱矣則節之道當講節
者止而不過之意不敢濫於數內其敢濫於數外
民窮財盡固當節府充庫溢亦當節土木醮祠無

用者固當節拓地開疆有用而非其急者亦當節
蓋用之舒而足乃恒也故又曰節用何以守國曰
人人爲邦本本固邦寧則愛之道當講愛者體天
地生育之心以切痼瘵乃身之視心膂之人愛以
心膂股肱之人愛以股肱赤子之人愛以赤子諫
行言聽無使有約結之意遂生復性無使有俯仰
之憂原誤矜情無使有幽滯之苦蓋慈以使衆乃
爲父母所謂不忍人之政也故又曰而愛人國有
興作必借民力以下供上分義實然顧役非其時
妨農可念夫民終歲之所利賴者謂何乃舍其穡
事而使其怏怏於畚鍤乎有道曰使民以時蓋聽
其畢力於畝畝也夫農事與歲終始耳務農之外
爲時幾何蓋寧緩吾役而不忍憊吾民名曰使民
而實未嘗以役吾民其與其國以休息者又如此
合而觀之那一件不是真心那一件不是美意故
夫子此言非獨治國良法實是平天下大道可與
爲邦章並看敬授人時則敬事而信中最急之務
備法駕垂衣裳聲容同於天地皆樽節愛養之積

而盛也然五者之中敬尤其本人主一心攻之者
衆戒慎恐懼之功少有不純挾詐者乘其隙而中
之中之以功利則日事外而海內虛耗無如何
中之以刑名則日事文網而屢賤踊貴無如何中
之以興作則窮年累月而田卒汙萊無如何故敬
者聖學之成始成終王政之提綱挈領也我祖宗
存心有錄省躬有錄敬一有亭意深以遠矣願皇
上熟繹之以比隆於三代

下論一章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者不使暇逸也誨者開陳善道也夫子說天下
情之親者無如父子分之篤者無如君臣故凡爲
父者斷無有不愛其子的則愛之其性也夫愛之
則必爲之計久長天下未有不習于憂勤而能進
德以修業保世以亢宗者則其事不得不出于勞
夫甫離襁褓卽課憂勤于子若弗堪矣然必有日
就月將的功夫乃有希聖希賢的成就故人生入

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大學則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爲之求明師勝友使模倣切磋異其月異而歲不同若此者皆所謂勞也惟其愛之乃以此勞之借曰勿勞則朝夕嬉游志氣或以消矣愛子之心能自己乎凡爲臣者斷無有不忠於君的則忠焉其性也夫忠焉則必爲之規遠大天下未有不本于訓戒而遽昭德以塞違體天而法道者則其事不得不出于誨夫精神流通矣

事言說于君似強聒矣然必有啓心沃心的作用乃有馳王驟帝的事業故憂盛危明則微漸必防而告之以天命去留之不常人心向背之可畏隨事効益則竭誠無隱或述古人之典謨訓誥或陳草野之疾苦艱難又爲之求端人貞士共効忠告務得其感悟而志以定若此者皆所謂誨也惟其忠焉乃有是誨焉借曰勿誨則憂虞莫啓侈心或以生矣忠君之念能自己乎夫子此言真是發出慈父的隱腸純臣的極慮謹按勞之義春夏詩書

秋冬禮樂則一歲之中無非勞晝而講貫夕而習
復則一日之中無非勞是皆然矣其在人主之子
此日之勞與不勞他年之治與不治乘方盛之年
與賢士大夫共講理亂安危之機則纘緒承休舉
而措之此其爲愛非直飲食服御之是節矣誨之
義自公鄉大夫以及百執事無一人敢忘自明廷
登對以及暗室盟心無一時敢忘是固然矣其遇
神聖之辟明良旣洽喜氣之休拜颺猶厯叢脞之
戒慮極盛之難繼而務爲其君保萬世太平之業
則精白滿腔天地爲昭此其爲忠非直手足髮膚
之罔惜矣我皇上熟繹斯言篤愛而思愛之所由
成聞誨而察誨之所自出蒙以養正聖功以端舍
已從人嘉言罔伏則唐虞三代之盛其永撫之

如
大國對

孟子一節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這是孟子述文王伐密以安天下的事赫是奮發的意思整者整飭而部署也邊者抑之使不得肆也徂莒乃密人往侵阮者篤是厚祜是福對者答其望也孟子言詩有云文王當年憤密人之不恭赫然震怒爰整飭其師旅以邊抑密人侵阮之衆周家之福祚以之滋培而開久大之傳天下之仰

望以之暢適而無陵暴之憂文王的威武如此當時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東西南北各就教寧蓋一怒而安了天下之民勇孰大于文王乎孟子引此蓋以見文德武功道非有二靖亂安民時不容需也謹按文王惠解懷保明德慎罰曷常快稱于比戈之事尚火烈風發之威乃師不留行兵不再舉王后維翰四方攸同成功何易易乎嘻非獨肅將天威也蓋實有制馭以收師武臣力之用焉自豈弟作人國楨濟濟鷹揚贊幃幄之謀免且皆

干城之器農隙講事蒐苗獮狩之無忘于邁爭先手足頭目之自扞教訓久而忠信生以我之正攻彼之邪以我之堅乘彼之瑕故能敵王所愾而天威不頓也其後一傳而有秦誓旄鉞以臨牧野步伐止齊之致詳虎貔熊羆之偕告有弗勗者罰罔貸焉中興而有常武敬戒以省徐方卿士程伯之互命左右陳行之再申允塞之猶征乃濯焉蓋咸率乃考乃祖之貽謀以行故一戎衣而四海永清不留處而三事就緒則整旅一言實萬世軍政所

自出亦萬世太平所常保也我太祖高皇帝

設立府軍營衛等衙門使輕重之

各得統以督總叅遊守備等官使指臂之相聯嘗
論軍士習戰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
致覆溺洋洋聖謨洵與周文先後一揆矣我皇上
內修外攘八年于茲憤

交訏悼水火之罔

救蠲逋賦以恤了遺頒恩諭以風有位念師徒之
暴露爲之避殿減膳以憫其勞念勇敢之莫倡爲
之輦金輸帛以作其氣念兵連禍結之無已爲之

刻期立限以速其功念無知脅從之可原爲之關
誠勸納以待其至慈仁愍懃卽修和怙冒曷以加
焉乃三旬之逆如故兩階之格未聞無他整旅之
畧未講于師中故赫怒之威尚鬱于閭外也何以
言之沿邊諸將非不碁布而壁壘以堅如周亞夫
之營細柳者幾何人勦寇各帥非不踵接而神筭
不爽如岳武穆之平洞庭者幾何人茲欲整之必
自擇將始將果賢寇且自遁李廣守右北平而
不敢入境其驗也又必自選兵始兵果精少可

擊衆馬隆以三千人復通涼州其驗也又必自明
部伍嚴紀律信賞必罰不渝時而決始少長有禮
晉侯樂其可用嚴翼共武吉甫所以成功彤弓之
鍾鼓貺以一朝靡亂之車旗徇于緩下士畏法始
知長將將畏法始求盡敵有制之師而不能掃烏
合之寇者未之有也庶幾宵旰可釋赫聲濯靈繼
皇矣而再詠乎不然驕惰已成跋扈漸起隱憂方
大收拾更難臣不勝私憂過計矣

通鑑二條

丙午十二年冬十一月過魯以大牢祠孔子

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與立者何仁義道德是也孔
子生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其道實括堯舜禹
湯文武之全當時及門之士智足以知聖人者指
之爲莫踰之日月譬之爲不可階升之天而願學
者直遡諸生民之未有蓋仁義道德之宗主而治
國平天下所必繇之者也漢高嘗除秦滅項之始
大業雖定隱憂尚多亟過闕里首隆特祀孰謂得

天下于馬上之主而能崇儒重道如是乎故謂帝
之不事詩書不喜儒者殊不得其解也自是經出
壁中虎觀石渠有講析同異之美律除挾書毛申
董賈有纂述修明之功東都中興五更三老之明
備偏安分鼎淡泊寧靜之經綸帝之貽謀實始開
之說者謂漢家四百年精神命脉醞釀于此非迂
談也蓋秦以焚書坑儒而亡漢以尊德樂道而昌
有必然者乃我朝推尊之禮又有非漢代可及者
蓋自聖祖開天列聖嗣統立科取士屏前代詞賦

綺靡之習而獨宗先聖之經義易王號而曰先師
易肖象而爲木主一定無上之尊一洗邪教之陋
禮樂之正雖百世莫之能易矣聖學章明名儒蔚
興如薛文清之儒也而抗權焰于炙手之時王文
成之儒也而取宸濠于反掌之易儒効章章誠于
鼓吹中得力我皇上卽位之初幸雍釋奠萬幾之
暇玩史觀經諸臣有一得之愚發明聖賢心蘊者
輒賜採納鄉會所取士卷禪句詭語黜而不錄勅
學臣申明卧碑之訓敗群者懲之以法拔真才以

實成均斟酌考較不啻三令而五申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以覺世範俗與天下共享清淨和平之福也規模宏遠追堯舜而邁湯武漢代區區曷足言哉然尊聖人者非止隆其禮而法聖道者務先立其大正心誠意之學圖諸不見而闢門顯俊之典協于至公是在皇上之勤行不倦以自爲久安長治計耳蓋不勝深望焉

六年 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

之

此文帝能將將周亞夫能將相與以有成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亞夫知之故嚴翼以共武之服文帝知之故改容以伸將軍之令乃其親行營伍遍爲慰勞謂棘門霸上爲兒戲兩帥寬縱爲可乘尤得鼓舞激厲之方蓋閱視真則扶飾之弊無自生而勸懲明斯慷慨之氣有必奮軍甫至邊 卽遠塞豈非駕馭先聲有以禡之魄而驅之遁乎至亞夫之將畧委有大過人者雖不見敵嘗如敵至不敵而人已屈有戰而無不

勝終亞夫之身 不聞窺邊而山東七國之變
定之易如反掌亦豈徒侈軍容以自重而無裨于
疆圉者哉故敬勞將軍成禮也卽以明法介冑不
拜忘身也非敢忘君此所以收戰勝之勲而于今
爲烈也我太祖高皇帝闢地開天一時知勇之將
如雲如雨推誠優遇何家人父子乎天完失守雖
渡江之勲貴罔從寬貸蓋法立而衆始畏知畏而
共乃生也禮與法之不容偏廢也如是頃者

亦烽火

微甘泉之傲也沿邊諸將皇上撫之素厚隆其禮
不使有肘掣之虞增其餉不使有巾脫之患此亦
敬勞將軍之禮也 孤軍深入傍掠我以諸將
環而攻之主客勞逸之勢衆寡之形勝筭不在我
乎乃出奇制勝不聞有深謀也陷陣摧鋒罔睹有
壯事也催調日煩督臣之呼請邀擊空勞馬上之
傳諭是皇上以亞夫待諸將將不以亞夫自待矣
明法以佐禮之窮其在今日乎不然策之不前迫
之不應觀望托之乎持重逗遛托之乎呼與東西

異道托之乎偵探之不明斬獲無聞托之乎割級
之有禁以有限之金錢養無用之兵以非常之寵
遇授無能之將禾稼任其蹂躪丁壯任其虔劉畜
產任其擄掠藩籬任其破壞豈國家養兵任將之
意哉或曰古亦有數敗而後勝者時有難易若之
何遽舍禮而言法也夫今之將與古異與國初亦
異古之將文武兼資付以專制皆能成功今之將
騎射自雄必得指授迺可奏績國初之將銳于功
名沐雨櫛風無生之氣今之將狃于富貴高牙大

纛無死之心將不同而將將者似難比而同矣且
今之督臣或倣古大將軍之任也將重矣而大將
之權不尤重乎古之所謂登壇推轂者或在于是
非槩施之建旄設旄之倫也故督臣之任必有李
臨淮斬張用濟之威而後旌旗壁壘無不改色必
如徐中山械胡德濟之失機而後赴湯蹈火無不
用命苟非其人易之可也苟得其人烏可不重其
節制之權以成臂指之勢乎非以重督臣也乃以
重朝廷重疆場也故明法以佐恩禮之窮爲今日

馭將之急務而假督臣以專決之威尤今日明法
之實着蓋漢文當日隱用之而今日不妨顯用之
矣管窺之見不知有當採擇否

劉文烈公全集卷之二

杞劉理順湛六甫著

男聖箴講山甫輯孫

始齒
始菑
始蒲
始菑

纂曾孫

忠裔
忠昆
忠嗣
忠履

編

館課

大臣當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論

道有一致之用而道以爲事者無岐操之功道者何
本諸身而流通于君民者是也無發不真無觸不靈
然必隆翼戴于君而彌綸參贊之業乃有藉以暢于

民然非誠豫于身而彌綸參贊之業終未能以得之
君者此格心之道爲立朝第一義而大人所挾以靖
獻者蓋不在區區補救之末矣蓋天立君原以爲民
而臣之義正以輔君元亨利貞天道也而元爲長仁
義禮智人性也而仁爲尊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君
法天而立道臣引君以志仁噫嘻此大臣之責也均
是臣也何以獨責之大臣哉大臣之身與君共朝夕
而大臣之道與君爲唱和人身負陰而載陽履中而
蹈和喘息呼吸貫浹于天地萬物之表而清寧發生

坐得諸靜觀之頃者道之所發不可遏抑也設有慘
急刻覈之念拊心能自安乎設有慘急刻覈之事撫
躬能自遂乎非獨其實然也設有被我以拂戾殘刻
之名者吾能無瞿瞿然驚乎無他愛吾身故不忍置
身于道外而思以成吾身益不得不約守于道之中
耳以之圖吾君何不然也則致之于唐虞三代之隆
而還斯民于協和風動之舊大臣應不俟轉念矣顧
正者仁義道德嘿喻于君心而規矩準繩自率以中
禮非如因事納忠人臣有可君之功也不本諸道孰

與感通不本諸守身之道孰爲真篤故令徒以馳驅
經營効則僅備股肱令徒以繩愆糾繆効則僅供耳
目股肱耳目吾不謂非道所分寄之官而道之統會
不在則正之要領亦不存曷如積誠感動者爲術約
而實該乎而守身亦曷易言也自盟心屋漏以至大
廷登對天地鬼神實式臨焉何處可容踈玩何時敢
乘怠遑必如魯之弘毅戰戰兢兢日凜于淵冰而後
可言守也又必如舜之孺慕夔夔齊慄日隆于祗載
而後可言守也又必如尹之樂莘千駟萬鍾弗爲顧

視而是君是民必欲親見而後可言守也蓋奉吾身
早如奉吾君而于身不苟自于君彌恭誠之所孚志
無不通一心一德肅雍于拜颺賡歌之間而海內生
意益如也蓋以親事君而非徒寵靈之赫奕也孟氏
嘗言之矣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聞之守其身而
不能事其君者聞之乎以夫事君而非徒鱗翼之攀
附也孟氏又言之矣存養不貳所以事天言行有恒
非所以事一人乎宗子曰躋于元良而家相無忝于
夙夜胡氏之言蓋奉教于君子而仁民愛物一以貫

之者也夫道渾淪而廣博守亦豈局曲于一膜而髮
膚手足之罔愛已乎鞠躬盡力守之貞也開誠布公
守之用也集思廣益守之量也虞庭合二十二人以
爲守而恭己之化隆周室合十人以爲守而太和之
績著蓋以自守道者其誼篤而以人事君者其業廣
必如是而正君之功乃無窮而大臣之義乃盡矣

經營告成論

人主有憂勞而後有事功憂勞之于事功不預期而
機還應故太平無象廟堂之兢惕是其象至治無形
法度之昭明是其形何者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集
總不外于一心一德之君臣而將勝不若主勝則君
又其本故君之精神奮發于艱難困苦之中而不狃
於燕閒則智勇輻輳而興衰起弊之烈自隆隆而不
可及經營告成之詩愚不竒其成而竒其成之者有
本也夫自文武之道傷于
卽共和之初僅亦守

府倏北伐而六月奏太原之績倏南征而采芑振如
靈之威倏東指而江漢復朝宗之舊前此跳梁跋扈
而不受戎索者一旦委命下吏而不敢二其成功亦
何易乎如曰師武臣力當日之戰勝攻取者詩不聞
詳其事也如曰用間伐謀當日之聲罪致討者詩不
聞有他巧也果爾則是孫吳竒正之方而非盛世仁
義之師桓文之節制且不爲而謂中興之令主爲之
與蓋反復于詩而得其所以成也隨武子云德刑典
禮不易其度則不可敵成師以出之本蓋可知矣宣

自未央問夜雲漢憂天設庭燎而望君子呼大夫而
厲昭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車馬駕言于徂東不敢
一息懷安也鴻雁劬勞於中澤不敢一念輟慮也彤
弓覺報于鐘鼓不敢一朝稽饗也上而文謨武烈無
日不思以對揚之遠而土宇版章無日不思以光復
之大而朝覲會同無日不思以整頓之小而牛羊薪
蒸無日不思以蕃息之蓋合祖宗之桑土綢繆與天
下之安危利害偕其臣早經營于數年之前迨車旗
出而始睹厥成耳豈易得也哉乃又反復于江漢之

詩而思其所爲成也衆之死生國之存亡誠不可以
嘗試倘必取叛逆而盡芟之則貪殺傷和亦非殲渠
宥從之義貳而討之服而舍之兵家之常而况帝王
之師固有征無戰乎果知歸命依然休養之赤子也
果能悔罪依然舊隸之職方也方喜其來方憫其晚
赫聲濯靈王者之德威自遠止戈和衆闔外之意氣
自閒故無所尚攻擊而第有經營可悉耳卽所告者
亦告其成耳非執獲之能也成之義大假令我無遺
失彼屬大剗定諸目前釁諸事後何以爲成而遂可
告諸天子以酌拊憚之思乎故彼之所以成之者異
而所爲成者亦異成之者異在以側身修行出之而
成者異在以整而能暇出之然未有不側身修行於
前而能收此整且暇者於後故曰其成之者有本也
且宜盖有所宗矣周之先世有遺患自公劉以迄古
公迄文王而西戎邠岐之間盖愠怒之不絕也追溯
當年所爲苦心積慮而
者無他輯光克遂
則三單徹田之道得也柞棫斯拔則作屏修平之道
得也三分有二則惠鮮懷保日昃不遑之道得也敬

義之勝武且清四海矣祖用之以開國承家者宣由之以定功保大此一成也實率乃祖之道以攸行矣卽虎之祝辭亦以文德終也愈知其武功之所由來而非偶然也蓋其守是功者政其成是功者也噫不有宣也虎何以任不有虎也宣孰與成古甫方叔與虎並功而山川土田之錫於虎有特崇焉虎經營殫有獨超者與故君如宣將如虎缺一不可者也師曠之論齊也曰亦其君之力愚之論宣也曰亦其臣之力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才德之用非有岐也然有本焉本者何德是已德德而出之則才日充從才而出之則德漸漓故才者不得已而後見者也當其振藻揚芳燦星麗日亦爲人世間必不可少之業然必有醇龐渾厚之意行于其間乃有以善吾才而大其用故才非難所以用之者難也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請申其旨夫士一也器識文藝之論何自辨哉器者言其量之所受也識者言其神之所會也未嘗出以示人而渾淪之府無涯際

也文則言之有章而藝則應之不窘也蓋日挾以炫世而流露之中無含蓄也孔子有云文莫吾猶人而藝則以不試之故其輕重昭昭也故雖以一匡九合之勲而不能大於器雖以千乘百室之能而不能弘於識雖以文學蘊藉之長而終不加於顏氏子之如愚何者無所以根抵之而有餘者適成其不足也譬之治室必厚其基址定其規模而樸斲丹雘以漸而施先後之序不可紊也器識亦吾身之基址規模已况夫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其自待也不輕將懷誠抱質與造物爲徒乎抑風雲月露以小技自工乎將極深研幾以盡性至命乎抑累牘連篇惟空文是耀乎將樹駿流鴻爲百世所宗乎抑七步八叉以一家自命乎吾不謂此燁燁赫赫者非士也顧胞民與物內聖外王學者自有無窮樹立而僅僅以雕蟲附立言之末其謂此遠大者何且烏見德性中之之文藻而少神變也六經治世之文周孔才藝之祖粵考當年惟是戰兢惕厲心法嘿爲禪代遇圖書則卦疇出遇喜起則典謨出遇輔理則經制出遇衰微則刪

定筆削出夫豈有意爲文哉迫而後應乃有此大用則所操于文藝先者愈可知也與其浮文曷如歛而歸于實與其角藝曷若進而化于道是故有所以收吾器識者隕淵集木無一念敢自侈也有所以清吾器識者淡泊寧靜無一念敢自擾也有所以擴吾器識者意念深矣而常有以自下也有所以定吾器識者猝然加之而不驚其毫末也汪洋必若千頃之波忠信務成桃李之蹊然後出其緒餘以彪炳于外而盡經緯之能不得以空虛議之孰得以華競少之斯

士也所謂文質彬彬者非耶古之論大器者曰若規矩準繩又曰若渾金璞玉夫規矩則纖毫不容踰而渾璞則追琢乃以章允若斯先後之義斷斷乎其可識矣試舉往事以証之可乎安劉立宣世所駭爲非常者而爲此者乃少文不學之人也萊公誠竒才非宿德調護則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稚圭能用歐陽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天下文章卒以歸之此數公者固器識文藝之明驗也士烏可不知所先後以自負其才哉然才實未可盡絀也鄭

介兩大非文辭不爲功冉子之藝恢恢乎遊必有餘地而廉靜如公綽但可爲老而不可爲大夫也則展采錯事之臣又安可一日少哉先後之說裴公蓋成之也非阻之也夫子所以有器使之說也

讀史須見治亂之幾論

學有載籍極博而無裨于世道者君子以爲迂而不之驚也君子欲經世不欲出世欲持世不欲隨世以寡聞渺見之胸而叩以經術寥寥焉何以爲君子以閱覽博物之資而投以世務懵懵焉君子又何以補救于天下故雅不欲以空踈自命而終不敢侈涉獵之功以付升沉于莫辨此所以經世而能持世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不能保百年無事而清寧之不易其常也史氏以其憂危苦心載筆記言而成

敗與亡靡不具焉夫非徒言治言亂也言夫治可爲法而不可不與治者之同道也言夫亂可爲戒而不可或與亂者之同事也夫昌熾岡陵非無故而自盛震動虧削非無故而自衰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幾之說也史氏不明以語人而載諸其史者歷歷如睹也識微君子可不深思而自得之乎乃幾亦不易言矣于芒乎芴乎之中而言治言亂人幾以爲興無雲之雨而揚不風之波夫月離畢雨矣俾滂沱始雨乎塊噫氣風矣竅萬號乃風乎故待治亂而徵之者其事也先治亂而致之者其幾也得其幾斯不眩于其事矣不然史曰治讀亦曰治史曰亂讀亦曰亂史曰治與亂相循環讀亦曰治亂相循環若治亂爲一定之數而無關於人將堯舜之兢兢業業不以爲徒勞乎禹臯之陳謨賡歌不以爲過慮乎囿囿宮室極志廣欲者不以爲天年無害而水旱盜賊日取奏帝者不真以爲小事不足以煩聽乎此無他不見其幾而隨世運以遷流故不知倚伏之可畏也夫幾無小不大無微不

著無近不遠不見之謂未必然而已見之併不敢謂
將然故讀史者有須乎其見之也不寧惟是君子非
一覽無餘之爲敏而學古有獲之爲用見也者如大
明之中天而寸雲尺霧不得而翳焉者也先儒有焉
凡讀數行有疑難處卽掩卷熟思得其處置之宜而
始過焉噫嘻此善讀史者不徒索之而且辨之不徒
辨之而卽思所以補救而挽回之蓋一事之中有幾
而幾之中又有幾如履險被創幾以爲危矣而卒以
興元嘉開元蒙安襲慶幾以爲治矣而卒以亂蓋幾

居吉凶悔吝之先而實旋轉于惠迪從逆之際彼妙
于端倪而我操以戒慎作者不能得之于當年獻替
之餘而讀者務會之比事屬辭之外前得後事之師
而煌煌乎有所依據以爲此日之措置也其于轉亂
爲治豈小補哉故據事直書中務求其端微文隱義
中務竟其指如秦越人之視疾見腠理未已也而及
腸胃見腸胃未已也而及膏肓史不徒爲記載之書
而我之建樹不迷方可附于開卷之益耳蓋有見于
其幾者乃以操治亂而不爲治亂所操也夫安危得

發不烈公全集
失存乎史而仁義道德備于經經與史相翼而行者
也危微人道之外烏有所爲治亂安危之故哉此又
治亂之原而幾之載入載出者也精以析之一以操
之內聖外王之學其有望乎而久安長治之休寧有
遜乎

至聖配天論

天生物而物之靈者曰人天生人而人之最靈者曰
聖聖者人之至也于人之中特鍾一聖似天之有私
于聖人不知聖人固已合德于天而無待于天之私
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而明之存乎人氤氳于純
亦不已之中而天且借聖人以顯其用此配之之說
也夫天渾渾耳淪淪耳名之而莫可名階之而莫可
升索之而無其端窮之而無其委要非空虛積氣之
爲而於人邈乎其不相屬也位則曰天位矣職則曰

天職矣工則曰天工矣以至天命天討天視天聽天聰天明何事不相附以起苟能通之孰爲間之苟能大之孰爲拘之故謂天與聖隔不知天不知聖者也謂聖與天隔不知聖亦不知天者也躒者不可以爲體天能自開其垂裳之制乎枵者不可以爲命天能自開其稼穡之傳乎狂獠不可以爲俗而巢窟不可以爲居天能自詳其彝倫之教與棟宇之規乎故天不得不資聖人以成能也何況于聖而不可知之至聖乎夫聖何以至極生儀儀生象象生卦卦生物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之極極之斯至之矣至德至道皆其繇之以名者也蓋首出庶物之人而非混焉中處之人蓋先天弗違之人而非僅後天奉時之人是以天地猶有缺陷不滿之處而至聖獨妙裁成輔相之能試就五德咸備中一一體之何出身者之不加乎民何畸人者之不侔乎天何內聖外王者可思議之能窮何發邇見遠者可揄揚之能盡故天無爲也至聖以有爲代無爲而篤恭而端拱雖有爲而實無爲也天無言也至聖以有言代無言而玄默而

不顯雖有言而實無言也終古一天也其間治亂相尋汙隆相續修短相懸枯苑相諤星之景也雲之慶也不爲祥霜之肅也霆之摧也不爲沴天之所以爲天者自若不聞以此憂天而天愈高六合一聖也其間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水火異情剛柔異勢近之悅也遠之來也不爲益水之九也旱之七也不爲肯苗之征也崇之伐也不爲急干之舞也壘之因也不爲緩聖之所以爲聖者自若不聞以此貶聖而聖愈大何以明其然也生物者天之德雨露雷霆莫非生也

安民者聖之德慶賞刑威莫非安也天之所以爲天與聖之所以爲聖其道一而不二又何疑乎配之之說乎是以民生其間更不見天之隱而不可窺併不疑天之遠而不可叩鳶飛魚躍順適于禮樂明備之世油油然奉二天子悠久無疆已耳蓋聖之至者無不可至天雖欲獨處其高且大焉不能也千載而上至聖莫如堯史臣曰其仁如天仲尼祖堯律天其贊堯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子思之言蓋淵源于此而非創論此治統所以無踰于堯而道統所以無踰

于孔也帝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法天敬天爲首務
漢儒有言曰事在勉強而已矣人主而果敬天法天
也是亦配之之實際已

患不知人論

君子之學莫重乎其致知也知靈於心而映于物非
心莫滙其靈通之原也非物莫証其朗徹之用也故
物欲辨辨欲悉而辨之悉之者不於物此致知之學
爲君子之所不可已也夫物之靈且秀者莫如人故
凡物易知人難知知物之學可盡知人之學不可盡
蓋亦有其本矣夫性之初渾渾耳淪淪耳空空耳洞
洞耳我如是人亦如是蓋順適于何思何慮之中而
一知所貫無彼此也迨人不能盡如其初而機智生

矣萬有不齊之變出矣夫彼自失其可知而其可知者自在也已不能獨持其初而醇白擾矣揣摩窺伺之術滋矣已自擾其所知而其能知者自若也然則知之原蓋可邈矣故知而不於其人是舍其大者而問其細也知而徒于其人是舍其內者而驚其外也古之知人者孰過神堯四岳不能知而堯獨知之師錫方入告而堯卽俞之堯曷役其欽明文思之神日馳驚於天下而天下卒無能逃其鑑一知之所燭不容纖毫遁也其藏之也密故發之也神其持之也難

故徹之也遠禹曰惟帝其難非帝之知有難於天下而知之之心帝實不敢自易耳蓋天下未有誠而不明者亦未有不誠而明者天下未有明而不照者亦未有不明而照者不照之爲患人知之而不明之爲患人未之知也不明之爲患或知之不誠之爲患人未之知也傳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誠者天之道則所謂不知人者斷非觀九辨與劉邵諸家之志可知矣其爲法非不詳也詳于外而非詳于內詳于人而非詳于己我之窮之者愈密彼之應之者愈

變亦終爲人困耳是以君子有致之之功焉致之若何守靜致虛以養其體殫精極慮以研其幾湛然若水之未波而瑩然若鑑之不止也人之是非孰得而眩我人之毀譽孰得而淆我瑕中之瑜瑜中之瑕孰得而蔽我可以善任神鼓舞之功可以舉錯收化枉之効可以上論千古發美善性反之論而不爲駭可以筆削成義揭天下萬世之迷而不必避知之所至人自歸一以知統人以人還知而天之所以與我惺惺者如是焉已矣故非人之難吾有以知之之難非知之難有以致之之難難在此患在此矣若以評隲人品爲終身乾乾之實事鯁鯁然日從事於月旦焉則比方之賜胡爲惕以不暇而一則曰知止再則曰知先又再則曰知本一惟知之是力哉然世所稱知人亦有不從學問而得之傾蓋者何也蓋知之呈露也無時覺之偶動也有獲然百之一耳誤者比比也孰與窮理盡性之學爲無不徹也哉詩有云其德克明克明克類願人之三復焉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論

宇宙間形形色色吹萬不同果且有貳乎哉號物之數有萬而我處一焉紛紛藉藉若與我隔礙而不相關夫其不相關也痾瘵切身者何以語聖物我兼成者何以語誠萬物皆備者何以語性故非萬物與我隔我無以見萬物之皆爲我也我無以見萬物之皆我由我先不能自得其我拘滯我于萬物之內而我日昏因捐棄萬物于我之外而物日踈抑孰知盡性至命者固卓然實有所會悟也前賢云靜後見萬物

皆有春意真體道之言斗東指而天下皆春春者歲
功之首也其道主和其氣主溫其德主生是生也天
地得之以爲天地四時得之以爲四時萬物得之以
爲萬物我得之以爲我無物不然無時不然亦胡必
于靜存之後乃見之哉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氤氲
化醇天之春華胥擊壤世之春一陽來復歲之春夜
氣清明日之春此皆混茫樸茂所含結之際而發洩
構闔所退處之時物生其間欣欣然遊太和而暢天
機者非偶然也迨猛獠剖而結繩結繩更而書契書

契變而誥誓遡世運者已不無王霸夏秋之感有如
閃忽變幻日出而未有窮淵蠖之荆棘正深舉世之
藩籬如織卽飛躍滿前孰從而識之甚矣主靜之學
之要也靜者何治其心而已一曰養一曰致何以明
其然也心呼吸萬端淆之則亂澄之斯靜濁之則昏
清之斯靜翳之則蒙拭之斯靜塞之則蔽空之斯靜
濃之則膠淡之斯靜紛之則雜理之斯靜靜則見四
海九州之大否則不能照几席靜則燭元會運世之
遠否則不能窺眉睫自非致之養之孰能不睹不

聞中凜戒慎而探於穆之元平且相近時辨人禽而
續仁義之脉乎夫明鏡之在型也陶鑄之磨礱之未
已也刮垢發光必辨乎絲髮而後已焉此致之說也
研精入微則靜之致也嬰兒之在抱也鞠育之附摩
之未已也食息嬉笑悉有以調之而不過焉此養之
之說也淡泊寧一則靜之養也致與養合今而后蕃
變可知也由是而舞雩可風由是而童冠可詠由是
而海鷗可近由是而恠石可供由是而窓草可留由
是而盆魚可玩由是而吟風弄月之成趣由是而傍

花隨柳之非閒由是而收天光雲影于半畝由是而
輕艤龐巨艦于一毛由是而仰觀俯察之無徃而不
得其適蓋靜則虛虛則靈靈則通通則化不必乞靈
乎鄒律問候于鷓鴣而摩盪躍露者寓目而裕如矣
甚矣主靜之學之妙也不靜不見不見亦不靜假令
元氣不浹所在乖異與膠膠擾擾者何以別乎抑天
地無心而成化萬彙有性而無情意之說無乃傷渾
敦之朴而起思慮之擾與曰此非思議之所及也靜
者自見之耳凡物抱陰而負陽無微不真無真不著

其欣欣然噓而欲動者皆其意之所在也而謂其不相往還可乎民胞物與之說先儒非無所見而創爲此廣博之論也論語言毋意大學言誠意毋則私意盡誠則真意流靜之体用此可參矣

治道以用人爲先務論

治天下者必明于所先務而後有提綱挈領之術蓋天下之勢有標有本而宰制之機有後有先于其本者先之則靡不舉也天下有政事而後有功業有人才而後有政事人才者國家久安長治之所自出也古之聖帝明王他務未遑而亟亟于明明揚陋之道豈天下之大別無足以寄其心哉用固有所獨急而不得泛圖也蓋天下非人莫治非用人莫得其治譬之治家者然侯主職要非伯與亞旅與彊以同心合

力共爲勛勦而主不勝勞家亦不勝勞矣故耕種以勤主不煩問也收穫以時主不煩問也而朝夕孳汲所課督者惟伯與亞旅彊以之人耳蓋伯亞旅彊以有其人而崇墉比櫛固彼之能事而主且優游而順撫之矣天下國家其事同也治天下國家其道同也帑藏未充敢謂非務而司庾得人則江淮之輸源源至焉戎馬日生敢謂非務而廓清有人則撻伐之聲且赫濯焉巢林之燕未集之鴻拊循誠急而拊循有人中澤百堵競樂從焉譁囂日肆懦怯不前約束誠

急矣而登壇有人則旌旗壁壘自改色焉蓋天生人原以供致治之用而求治于人無不旋至而立効如飲者之于泉酌之而不涸也火者之于燧取之而不竭也治天下之道又孰有先于此者乎夫自三事九列以至百司庶尹莫非人自論道經邦以至展采措事莫非用蓋翼爲明聽人有專責而元首股肱用實相須假令舍耕者而問食孰與効坻京之人舍織者而問衣孰與備筐篚之供舍策力之人而問隆平又孰與効幹濟之忠乎况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疆土旣

殊風氣各異非廣爲樹人恐無以悉調其願欲而在
在愜適故用人者非爲人用也爲天下而沃其膏澤
先人者非爲人先也爲天下而吸其命脉故明主不
泛求夫治之道而務審夫用之之方也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矣而三載考績務竟其能也旌以車服賦以
鼓鐘矣而推心置腹務聯其志也片善是錄無長不
售而貞良慷慨各暢于奉養之會也量能而處不次
以升而寸朽微肯不以傷鼓舞之神也蓋人無遺用
治自無遺策矣治莫隆于唐虞之世二帝兢兢業業
無所不用其心而史冊所載惟是五臣九官十二牧
之命爲獨詳焉成周之時太和在其宇宙而四友十
亂之實濟濟焉則豈非得人弘化之明券乎蓋用在
人天下無不治也用人得所先天下治又不得後也
故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斯道也其合知若愛酌而出之與夫推
誠任用者君而隨事建立者人又請以不負所用爲
用于人者之實務以共成道于有永可也

三代兵書何在對

治之盛未有過夏后殷周者也王之隆未有過禹湯
文武者也禹湯文武之立隆夏后殷周之長盛又非
徒忠敬質文之損益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順用之而五禮六樂之化醇逆用之而四征九伐
之績著故當其時未嘗無稱干比戈之事而終不得
執五材並用之說以晦其仁天下之心何者兵之設
以衛民非以毒民以定亂非以構亂也聖人用之不
更舉而民安亂人用之每兵連而禍結非其用有巧

拙而仁暴之不可同日語也故三代之時有民事無
兵事其不得已而兵也父子兄弟其人蒐苗獮狩其
事孝弟忠信其教手足頭目其情成師以出雞犬桑
麻之不驚也振旅而還耕鑿作息之各得也上以仁
行之下卽以仁應之所謂以佚道使哀孔將者天下
有不忘其勞而怨之者乎故將不必更設司空可以
徂征阿衡可以秉鉞尚父可以鷹揚也餉不必別議
雲霓自切於望玄黃自充于筐而壺漿自迎于塗也
機不必決兩陣文德之七旬可格十一征之時甬自

降而躑躅之王造龍受也有兵之利無兵之害其德
日耀其威彌遠蓋聖人知夫忘戰之必危而尤慮夫
不戢之自焚故與天下繇於其道而無不可使之知
亦不必使之知耳後世不察其本而專求之兵內政
軍令寄而欺詐生矣十三篇出而竒正虛實分合之
機紛紛矣百家之傳誌出而臨危制變料敵設竒者
益龐雜而不可窮詰矣間亦有少擊衆弱制強筭無
遺策功卒以成者蓋偶有合于聖人之道彼狙於馳
騫而莫之省也故除秦滅項四百肇矣而約法三章

父老不早已歸心乎誅莽平郎中興懋矣而勤穡謹
厚亡匿不早已徯志乎建謀削平火烈風發矣而除
隋苛政皇風不翔于四海乎受禪混一大志遂矣而
寬仁忠厚德澤不綏于遠邇乎故暴起風埃之中不
五載而成帝業者非盡運籌決策之能也使無寬大
之長者韓王成侯不能輔之以王矣迅發晉陽之旗
才弱冠而已濟世者非盡英鄂摧商之長也使無安
民之素志則恭勩亦亡國之遺矣故曰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其失也以不仁且非獨三代也秦自商鞅

變法日事首功竭詐力以蠶食諸侯者百餘年而始
擁阿房之尊然能銷鋒鑄鏐而不能使崤函之不破
能焚書棄儒而不能使勝廣之不起曷如積功累仁
者戢弓審矢放馬歸牛而綿有道之長於無窮也哉
故兵之有書也書之有黃石也道德之衰也黃石之
書不授之他人而授之子房且期之爲帝者師則黃
石授書之意原未嘗專以術用而爲不仁者之借資
也故成敗利鈍之機自不容以冥冥嘗試之而曷得
不返而求之于禹湯文武之心乎若徐之偃宋之襄

鑿文烈公全集
煦煦焉而欲以微非常之蹟則政以不仁失之者也
非仁之有時誦也

康節經世之學對

道一而已有卽事而著之者虞夏商周之書是也有
卽數而寓之者羲文周孔之易是也書之義載政事
而危微性反卽于斯辨焉非載籍之文也易之義衍
性命而裁成輔相卽于斯出焉非推測之迹也吾烏
知保世安民非盡性至命之緒吾烏知觀象玩占非
開國承家之微吾烏知與世升降與時消長非二而
一一而二之道用有隱見義無精粗足乎已者推而
行之不得謂經術之不關於世務也邵子之學蓋易

學也易有太極焉極生儀儀生象象生物號物之數有萬有一非極之充周者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人主得之以治其國公卿得之以治其家士庶得之以治其身有一非極之效靈者乎爲黃老之學者慕其靜而未得其靜之所萌生也爲管商之學者慕其用而未知其用之所原本也邵子潛心于易觀天地之運會陰陽之消息以達萬物之變其于易可謂極深而研幾矣嘗卽其學考之皇極經世一書由今而古由古而今由微而著由鉅而細或以人事

驗天時或以天時驗人事或窮治亂得失之所必至或求離合興廢之所自起不啻燭之照數之計嚮之應符之合自漢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噫嘻其學可易言乎至其命書而標之以皇極經世更有味乎其言之也極有其建之始有其會之歸之錫之而匪皇其誰建之蓋代天理物象魏爲粗軌物乃真容民蓄衆補救猶小感孚乃大使當時登用而與韓魏文潞師師濟濟唱和于一堂之上其豎立當有大可觀何者其學之所至實與世相關切也昔漆雕開見大而

子悅曾點偕童冠而子與魯兩生不就徵而時許其爲大臣蓋不小用其學者其學不可窮而不求用其學者其學自可用矧邵之學易也易之道主生生不已而富有而日新盛德大業自可馴致豈僅因事推物數往知來以自逞其聰慧已乎且試觀古之經世者孰不從此道中來有仰觀俯察之學而萬世之混沌闢矣有演易之學而八百之太平肇矣有繫爻之學而輔理成化之績著矣有韋編三絕之學而木鐸垂憲之澤遠矣四聖人已試之學而從千百世後

起而學之卽不謂其學可擬四聖人之學而謂非聖人之徒不可已或曰聖人用之于治國平天下者而邵僅用之于推事測物得無自小其學乎是不然言易于簡斷篇殘之日無徵不信彼蓋取其可信者以爲之兆也而謂其道之止于是哉程子云克拓盡則天地變化草木蕃知克拓之義者邵子之學庶乎其可言矣愚不敢以內聖外王之學捨先儒之緒論而終不敢不以信易因不敢不信邵子之學耳甚矣理與數之無岐指也甚矣易與書之無二道也

留侯武侯鄴侯郭汾陽裴晉公羊開府功業孰

優對

蓋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或開草昧或濟艱
屯麟閣雲臺追思股肱之美剖符分壤不忘帶勵之
存五人拜颺于虞庭多士翼戴乎天邑勲烈生旂常
之色聞望增葵鼎之榮豐功大業誠後世莫之及矣
乃若遭時遇會附翼攀鱗畢智竭忠匡王定國三代
以下實不乏人尚友者所以穆然興懷而仰承清問
不敢不據其蠡測之識也留侯值天授之資發黃石

之秘操縱于曉關而嬰繫霸上從容于項伯而憾釋
鴻門借箸席前乃公之事不敗附耳拍地垓下之圍
以成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知言哉至侯雍齒以安諸將招四皓以轉主心此
又其彰彰者也武侯感三顧之勤奮隆中之跡吳會
連而鼎足之形成巴蜀定而太和之效著攻心以服
南人仰神武之不殺再表以明大義甘盡瘁于鞠躬
以一州之地採強大而踞其上以十倍之才事中主
而盡其誠邨閣運米木牛流馬合八陣圖以永傳渭

上屯田民安軍克雖時雨以何加先主曰吾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謂後主宜事之如父知人哉至忠
魂禡魄于司馬輔漢見褒于異代此又其表表者也
鄴侯賦奕見賀遇主最奇誦黃臺之辭而建寧之寃
以白陳北伐之策而范陽之取獨先爲百姓表請就
孝養而上皇還軫與德宗約無害功臣使屍燧垂泣
闇弱者悅其籌畫復故物如拾芥猜忌者感其忠懇
固國本于覆盂善處父子骨肉之間不滯進退屈伸
之迹有唐一代之異人乎定陝以消肘掖之變許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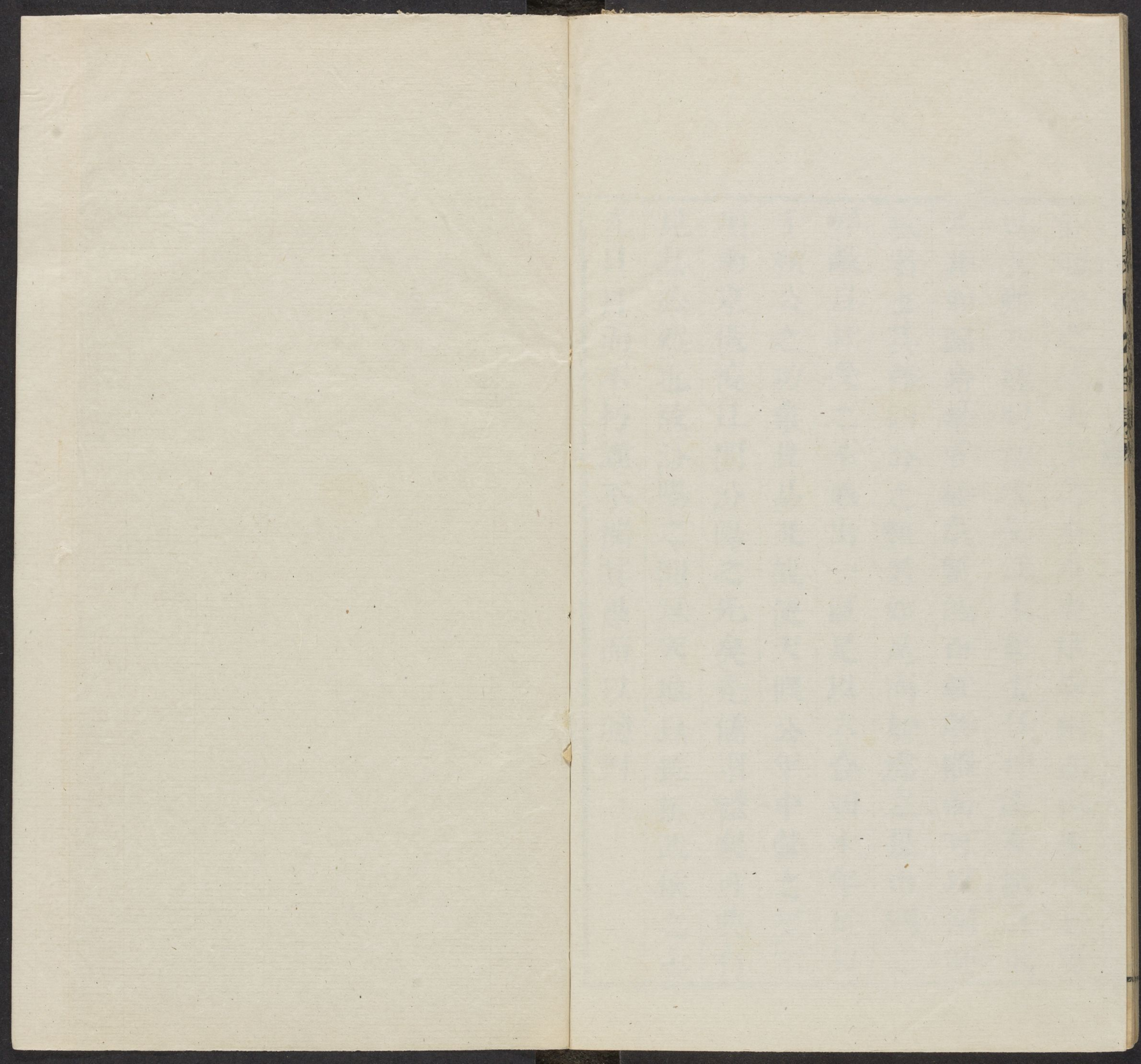
以易回紇之牛特其緒矣汾陽首捐私郟共殉國難
出井陘戰嘉山而漁陽再絕道河外赴靈武而河東
立平未幾而長安復宮廷無狐兔之踪未幾而東都
復伊維洗腥羶之汚以副元帥讓有功而罔計其爲
麾下以害主將戮叛者而罔念其爲已私朽戈鈍鉞
振威聲于乾陵帝有用卿不早之嗟單騎投鎗申盟
約于強 致負公誠深之誨魚朝恩讒譖百端而
卽日就道田承嗣崛強素著而西望屈膝再造唐室
勲蓋天地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四十年其有唐

一代之完人乎耕河中而儲精之有餘寬渾城而邀
擊之卒獲又其緒矣晉公相歷兩朝誠堅一心力至
討賊不撓群議其辭闕之語有云賊亡則朝天有期
賊在則歸闕無日語何凜凜也初行宣慰識光顏之
勇而好義再奉監督任常侍之勝以出奇繇是而元
濟擒繇是而河朔服百年逋寇除諸一朝天子餘威
震于萬里 必問其名多年陰受其福汾陽而後
公其最矣觀其遺表猶以儲嗣未定爲憂公之赫奕
者豈僅諫止遊幸請釋忠鯁已哉開府誠感吳人望

乎朝宁平吳之議實發其端百姓憶其舊遊爲之立
碑望之墮淚南國之甘棠也三讓受命輕緩常有餘
閒累疏出師慷慨溢于言表繇是而薦杜預繇是而
薦張華吳人塗炭釋于益州諸軍飛渡基于叔子青
蓋旣入之後特念太傅之功西晉鴻基允爲烈矣觀
其告武帝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其伐吳也豈不知
外寧內憂之義而徒徼倖于萬一哉故其功業皆後
世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其遇之主與遇之時不同
焉漢高湯武之資也昭烈有祖風晉武德憲亦雄畧

安樂肅代則闇而弱矣有唐則上代下之師也晉亦
大乘小之師漢初則其勢微而後更一方偏安矣夫
君者功業之主也時者功業之會也繇其時稽其主
考其成功而其難易超越因可辯也愚所難者武侯
耳遇主同留侯矣誰爲之戰勝攻取誰爲之轉餉餽
糧是以一身而兼三傑之用也迨後主而宮府調劑
心血又不知其幾嘔矣其難一受遺輔後主矣非如
鄴侯之脫然事外旅進旅退而得以骸骨自全者也
其難二魏已久立地廣兵強吳雖和好陽順陰逆非

如晉公之萃天下之全力直指蔡州而他無足慮者也其難三魏明初政荒淫未彰委任仲達筭無遺策又非如歸命暴虐播棄賢能百姓解體而可以偏師致者也其難四公之難者如是而如虎之畏巾幗之辱敵且甘受之不敢出一區足以六合四十年足以千秋公之功業豈易及哉使天假公年中營之星不隕兩京恢復且開汾陽之先矣先儒謂禮樂可興有見其必然也故汾陽之烈亘天地以長新武侯之志光日月而不朽謹不揣其愚而以臆對



82.